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二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高汝扶

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鼎

正

建文皇帝紀

帝諱允文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巳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生

十年而懿文卒時高祖年六十有五矣是年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至是太祖崩即位年二十二請難兵起至全川門帝避位遜去在位四年前史俱稱革除仍洪武年號然有屢詔僧復故特爲立紀云

巳卯建文元年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太祖高皇配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巳卯出舍皇

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脫舄登大祀殿秉

圭奠瓚興俯拜跪如禮味爽還宮御奉天殿受郡臣賀

皇明通傳金卷第十一
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遣使告卽位天下神
祖。○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燕王使誠奏事京師。
使覘朝廷所爲。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
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燕王覺其顏
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獻左僉
都御史景倩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從屬燕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于忠徽
純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淺。張芮
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倩身矮。聲雄
耿獻額骨禿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獻長與候
長于嘗率兵攻永平。革命日。論死景倩本耿姓。真寧
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慧。例當尚大節。嘗假同舍。

扶其不至
以其忠直
也

瓜蔓抄

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其約其人遷訟之國師備跪
日某私稿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
出備特還之日吾以子珍秘大甚故相戲耳又備赴
舉時洋化一女爲妖所憑備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
備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
僉都御史上卽位權部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以
方練諸人盡死而備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
備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
疑備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誥之曰我忍不
死爲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扶其齒噴血御衣
皇大怒命鍊帝刷其肉肉盡罵已後精英迭見時
入殿廷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遷染謂之瓜蔓
抄村里爲墟

詔尊 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大
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第九嬪吳
王允燧衛王允燾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優賢

仁政所必
先

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捨散埋骨。贖民鬻
子。減田租。

皇考既謚懿文。帝諱允。收及。皇子生。復命文奎。識
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
燕王聞之。訝曰。胡重祿至是。使臣民過呼。
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爲公
主。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
總兵鎮守北平。

按璿亦長興侯子。尚。懿文長女。勇悍有畧。父北征。
裕勅直搗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數敗。快快抱病。對公
主泣。上遜去。璿益稱疾杜門不出。竟
坐罪死。公主仍降爲郡主。明年春亦卒。

詔開史館纂脩。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

林學士董倫爲總裁侍讀學士高遜志侍講方孝孺副之。命左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克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夏原吉採訪福建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爲之備。燕王深憾之。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衡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學訓導人見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喜權周府奉祠正尊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逮吏是修以嘗諫免改衡府留纂修太祖實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反指斥用事者美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不爲動請華師入京是修卽遺書皇月去專錄卷十二建文帝

是皆內貞
外和孝友
廉淡於學
無所不究

劉友大解縉湯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粹
孔子自爲繫紼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文
皇繼統陳英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錄上曰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
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宅日士奇爲是
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就傳而翁聞者笑之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
用久長之術六卿卑於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
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
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
議乃大加更定

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
辭歸養親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
尋以言事謫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采用陞武進丞
修學政謀戾桑有治績賜置書簡難後坐它事罷歸

等體

使卓犖之
說行文虛
終身潘服
矣

點塵妙

柱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
薦年老，學業師表，卒自造朝，辭甚懇。帝曰：伏生九
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尚書郭璉曰：老者安
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得還鄉，王統中卒，年八十有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
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
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
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營。上覽奏大
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
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

鳳韶，洪武末年進士，苑文初爲御史，劾藩王入覲失
君臣禮，請罪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糾

皇明法專錄

卷十二 建文帝

七

血書憤詞。德上曰：予生靈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半節死。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貨秀敏，孝弟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髮必爲名卿，惜哉！血不華色，嘗讀書夜歸，失道得一虎，牛馬之蹄，比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設王多僭，旋敬乘門言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以爲宗人經歷。建文時，密奏事竅，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文皇特憐重之，繫之獄，以姚廣孝、育卒族之，歸刑從容，歎曰：變起家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經日如生，神色凜然。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惟得一卓敬，服其誠也。不獨以節，所著詩文五十卷，率峭板磊落。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燕王還國。○召樓璉爲翰林侍書。

吳棫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必類器盡而後定從信獄責其不決果審是否

每事爲黃子澄所挽盜亦天使之也大忠

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永濂學洪武中以蓋山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諫戍雲南至是召入文皇命孝孺草詔不可改命璉璉強受之歸而慙問妻子問曰得無傷先王耶璉愧曰我所爲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巡夕經死

勅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璿左僉

都御史

按塔山東諸縣人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太祖小

祥也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文皇曰

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彼

將先備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上留之且言高

者不顧私

勞之脫矣

三國志卷之十一
五
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
遣之煦入輝祖廢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文皇
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
多上悔不用輝祖之言○博士黃彥清閒步於市見
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傍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
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旬者舉以授之又見有
得紗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
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
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
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

能三白反
難得非盛
德不能

偷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
內實多欲歟。悻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
官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
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官人相孚。是其
常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逮北平右布政使
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賊事湯宗
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驛連昱及璉。於是俱逮
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於廣西。昱放爲民。璉降爲銅
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綠邊各衛馬步官

如此布置
已極周密
無如天意
之有所屬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六

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
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
清。都督耿懋練兵於山海關。而張昺謝賁則密伺動定。
約期俱發。○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錦衣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疏救百
戶。上稱其直。討西夷有功。已死。難子謙復死。

高汝扶曰。吾家處士。燕書上書云。藩封過。親親王多
違犯朝廷。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親親之誼。
事屬難處。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要於衆定。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衰心。其裁制良
策也。苟置是錯。削奪之策。行主。優推恩之令。則藩王
之構。不削自弱。其賢如何。問下。詔褒賞。驕逸如淮南
濟北者。初赦而終勸懲。合親王。告太廟。明治其罪。有
不聽服者。裁帝奇之。而卒不能用。以至於改惡夫。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

陽天不過
何惡於人

陽徵謫見於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
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比來章
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
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
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無據雖求
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類類激發

四月湘王栢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兼殘虐
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
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濂上變告廢齊王
樽為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榘于其國並廢為庶人

五月以戴德彛為左拾遺宋徵為宗人府經歷王叔英

三月五日金 卷十一
爲翰林脩撰、

按德彛與方黃同畫兵事。後不屈死。朱徽數言耿
曹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王叔英黃
岩人與孝孺同徵薦爲漢陽知縣。上卽位召入上
資治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後死。建文之難
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
諒能效職。諒開平王甥壯勇知方上信任之。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
文皇因託疾不起。疆卧久之。被讓遂稱病。癡狂頭廬懸
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俞逢辰告曷
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
益急。○遣中官逮燕府官屬。燕王稱疾不出。屢問僧道

憂母知與
信母亦然

大數已定
人將奉志
以行耳

張信非特
生王一家

衍以起兵之期，每對未可。至是朝廷復密勅北平都指揮使張信手致文皇信，以爲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告。毋驚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不如轉禍爲福。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趨之。信艷然曰：何太甚乎？乃往啓見王，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令信入拜於床下。王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勅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生我一

且爲王子孫造萬年不拔之統

此非人力所能爲也天也

家之命者子也呼爲恩張乃召道衍等共謀語未幾簷瓦飄墜地而碎王以爲不祥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王謾罵曰汝何妄言此烏得爲祥道衍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爾王乃喜遂定謀○北平布政張昺謝貴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逼圍王實受密命約燕府長史葛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爲內應其時效順於燕者多恐謀敗昺佯爲出巡至某分司草奏錄畢碎其草於手遲迴庭中若有事未決者然李直友曷左右吏也時時侍側窺曷傍惶光景於戶外異之俄而入廁直暗揣曰往日文移與吾輩見之今乃燕密若

使曷有二
水火河也
掩於壁內
毋乃疎虞
乎

是乃隨至廁見曷以碎紙挿廁壁內曷出直取閱之知
爲燕事竟徃府告王蓋緣直機警曷令調府中事而
燕王又素結納直直既泄謀故府中得爲之備○方直
之告也燕王大駭謀諸臣僚張玉曰彼軍布滿城市吾
兵少恐不足辦事柰何朱能曰先擒謝貴張曷餘無能
爲矣王曰貴等防守旣嚴猝亦難擒以計取之可也
計將何出道衍曰容思之俛仰半晌沉思未言燕王復
促曰事急矣幸善籌之道衍附燕王耳密語曰朝廷方
遣人逮護衛官屬可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
召貴曷付所逮者則貴曷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

此時貴昂
何無意外
之虞乎漢
人欺事

此時有命
逢反見兵
起泣諫以
死又有彭
二見討賈
殺惡將馬

初四日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乃伏壯士於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貴昂以王寤於大兵之集不得已而獻其人耳於是偕往衛從甚衆至端禮門門者呵止之惟貴昂得入時王扶雙杖而坐燕府官屬先入賜宴行酒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擒貴昂梓葛誠盧震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耳誠等不服遂斬之時貴昂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昂不出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

大呼集兵
千人將入
政會府中
捷卒格殺
之

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母自苦今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城中王親詰問貴昺不服皆斬之後既登極族貴昺及誠震家○靖難兵起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司右叅議戊卒金忠爲燕府紀善燕王旣殺謝貴張芮等乃諭將士去建文號止稱元年以首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爲名三司官不同心者旣被擒戮而布政司叅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凡三日而省城定○都指揮馬宣卷戰不勝走蘄州俞瑛走居庸關都督宋

馬宣死

居庸之戰
一援懷來
居庸彭聚
孫太死宋
忠合瑱死

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江北虜有司請督捕上曰朕以不德致虜又殺虜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燕王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燕王遂出師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不支被執罵不絕口遂死○居庸破瑱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歿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瑱守居庸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

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居庸於是瑱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很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爲執仇。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

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恣
衆列陣未成王麾帥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王
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禽俞璵斬首數千
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匹餘衆悉
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
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

按懷來之戰秦先登多斬獲中流矢喪血力戰奮呼
陷陣死陳賢守大同有威名陞都督同知嘗襲代府
陰事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
大同革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燾郭亮叛降燕○大寧
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

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軍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劉真、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真性異。不斷。而亨有二心。惟葛魯勇起。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用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投萬。置書衣中。厚賞之。而又故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北至事發。貞亨遂執萬。萬極辨。不能白。竟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

真不知愛

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太黃子澄等書。帝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耿炳

文。漢人君用之子，守遼東。稱老將，善戰。北征，甫至，真定。竟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上意勃之。暴卒。國除。○李堅，武沙人，以父英國公，故尚。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戰。互勝負，封疎城侯。給養已而敗于薄沱河，中軍被擒。文皇帝命，械送北平。道卒，子莊嗣。永樂中，除。○吳傑，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攻永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永樂召守大將，被劫，編氓奪券。○盛庸，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充平燕將軍，殺張玉、譚淵。四年，浦口戰敗。降附。鎮守山東。元年，致仕。以陳瑛劾怨望，削爵。暴卒。○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福征百夷有功。已而兵潰滄州，被執，遣至北平，仍其官。暴卒。○竇忠，后死。難。○平安，滁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百斤，善戰。瑩壁之敗，被執，以為北平都司。遷都督。僉憲。七年，文皇忽問，安乃尚無恙。安慙，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誠北征諸將士曰：咨。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

此瓊後聖
開不容變
而曰無令
我有殺叔

父名與宋
聖之仁也
讀史至此
嗟然夫笑

免君父子
難是武子
之愚亦是
武子之智

今爾將士與齊兵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

名○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撤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

○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

按濟朝邑人徐州之漢諸將樹碑敘功濟一夜往祭

碑人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惟之遂止曰爲

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

上出亡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止召僧人爲上

難髮從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上至

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

術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置平燕布政司於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
平布政司爲燕所據故也○贈故翰林待制王稔爲翰
林學士謚文節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謫自禱始以其子紳爲之請也

白溝河之戰二

八月耿炳文帥師次於真定遣先鋒將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靖難兵破雄縣楊松死之甲寅戰於鄭州都督潘忠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徐凱領軍百萬駐河澗潘忠屯鄭州楊松帥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殿燕王聞之躬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

鄭州原本作冀州非也

料敵設謀不出文皇軍勢請將裏及

人皆戰歿。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度月樣橋。伏水中。各取芟草一束。蒙其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舉砲。旣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王遂至鄭州。盡降其衆萬餘。獲馬九千餘匹。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且言炳文共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使其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言雄鄭敗。

炳文惟保
言是竊何
無主見也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
伏燕兵且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
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燕王至真定駐白溝河語諸
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遂推兵
次無極縣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炳文逆戰張玉朱能
潭淵與戰炳大敗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
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
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而王與丘福復以奇兵出其背循
城交擊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李堅爲北軍騎
士所執竊忠顧成皆被擒內兵死者五萬將死無美棄
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

仁不可為
眾也子澄
獨不聞于
何曉曉于
五十萬之
足恃也

歸非何人

又以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耶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因守真定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吳傑率師來援真定兵潰○遣曹國公李景隆總兵為征虜將軍代耿炳文也時炳文敗衄報聞帝大懼召群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疆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失帝然之親饒

景隆於江潯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穗自
宜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環文成公

子伯溫可

謂有兒

正氣

按宋忠敗遠迹宸恐谷王乃偕妃妾遁歸劉璟隨谷
王來京獻十六策王即命贊畫李景隆軍中璟初嘗
至燕文皇與之奕璟勝文皇怒曰胡不少讓
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
讓也已贊景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半渡滄州
河破水背雪至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遇其子郁翼
上馬過家養疾數年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干萬言又
不聽華命曰璟称疾不起達至京見文皇猶獨殿
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
一介字下詔獄嚴髮自經死

召遼王植徙荊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颺邊與
寧王相得甚歡北兵起齊泰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
舉及削護衛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告
竊感求解傷若不知知胡者寧王喜靖難兵逃趙大

遺通共合

宰

監察御史康郁上書不報

極論謀臣
之誤而動
以一本至
情如下者
何

何必十年

書畧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
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為大上而第與
子遭顯戮彼豈可廢而二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
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暨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
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窳湘王自
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嗚呼計者必曰兵不
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朕今
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
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誠不啓此臣愚
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不行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獻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
隆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
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遣營

得寸心
微骨

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梁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伎刻自用曷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授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永平也。此亦木意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授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授永平吳高等遁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大寧時。燕王議授永平諸將請守盧。

溝橋。王曰：李九官方圖深入舍此不守，使彼肆志，將守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聞燕王將至，引師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貞陳亨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寒，猝恐難下。遲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萬全之計也。王曰：今從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

破大寧朱
鑑死

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拉朽耳第從予行無憂也貞亨聞情難兵至趨授大寧大寧破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降燕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間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許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

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合不爲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於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管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

此時不愚
一心戮力
而德懷志
用事乎生
失此机可
惜

好制法

三 北平之戰

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翟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俊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於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隋指

自謙而美
景隆此文
景隆拜
之雄略也

者其衆。燕王謀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因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睿策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常。」

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

○廢岷王榘爲庶人，岷府典善李世英等棄市。○燕王上書罪狀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好惡，且曰：「乞將奸臣齊泰等發來軍前究問，如陛下不發，臣必不休兵，抵京師赤地千里，尋復移檄天下。」○遼王來朝，時大寧旣爲北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將或遁或降，遼王懼，遂渡海來朝。

十二月靖難兵趨大同，時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衆，兵法所謂逸。」

亮廣昌

景隆受重
任掩敗爲
功復嘗陰
龍于心安
乎黃子澄
曲爲隱護
其堪一哄

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克之。靈丘降。○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之將命北伐也，實黃子澄薦之。故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敢以聞。帝一日問子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捉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賜之。○罷兵部尚書齊泰。

罷二人尺
以再請

師即何愛
二人不以

謝天下

正德中
李陽為金
川書院
之

語涉有冰
斷之色

太常寺卿黃子澄以 燕王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
雖罷退、陰實籌畫治兵如故。○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

盟報國

按張倫負氣節、善觀古忠義事、威薊州馬宣、曾濬等
起兵攻北平、不克死、發憤因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
報國、初從景隆軍、已從
盛庸軍、多戰功、後死義。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為兵部

尚書

景隆召選子寧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奸
臣、備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納、即是修
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且語子寧
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革命日、子寧被縛、至
語不遜、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章勞、周公鞶成
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施、上、戊、王、安、在、遂、族、誅、湘、厥

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

選募謀勇士以楊本爲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爲所鎮撫

按本中牟人精通法吳王撫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森然一軍無跋王駭問本曰此水通也及帥師北向木常持三十斤鐵棒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奪別人採去取不教本懇疏請治景隆罪不能用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不得究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葬之

○周拱元沅州人熟諳兵書善占候信孚曆沅蠻嘗從征引步兵防餉有功不知所終

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
獲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 燕國大王

不報

按遠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廷考，尋授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上疏墾荒田，抑末，慎選舉，恤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謫貴州。開索演許，任代役。上卽位，初知州王欽，應詔拜，魏上書命察景隆軍已使。燕景隆兵敗，自投南歸，後京城破，繫死驛舍。

以錢芹爲行軍署斷事，茅大芳爲副都御史，葉砥爲翰林院編脩。

茅大芳不九不
謂係有得
于正諒明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督府祿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公善虛懷請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善薦爲戶部司務，尋從大將軍谷議軍，事多所斷。盡入奏，道病卒。舊條兵事，上執政，堯吳縣之黃山。○大芳與人博學，能詩文。洪武中，以儒士應辟，與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齊甚。龐大芳感激，頌其堂曰：希董後死獄中。○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謫涼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砥游。元年，求賢，砥以史才召修。

國史、改廣西按察使事、永樂初、坐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藉其家、惟書數篋、釋之、仍命總裁永樂大典、

庚辰建文二年正月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杓宗以城降
○薊州鎮撫曾瑄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省宮殿成
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
爲銘○保定知府雒僉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於
靖難兵

三月試策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良
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靖初名廣新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攝
喜極第一且日勃豈可廢乎賜名靖
上

史皇此言
深合兵法
讀高論卓
不第然衆
心也

兵貴精不
貴多在馬
精之者不
不在衆文

四月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
繼之時景隆軍過河則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
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聞之率諸將進駐固
安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无謀喜專而違衆
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懷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
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
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
後不相救左右不相聞徒多無益也况彼將帥不專而
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
非不多兵甲非不堅利逐之即敗如風行草偃其摧敗

皇以八百
勇上而興
景隆以六
十萬衆而
敗咎在兵
多而將不
任也文皇
論兵可爲
萬世

披靡失志喪氣至今魂褻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令也
將志怠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懼
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礪兵聽吾指揮
舉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謂敵雖衆可使無間又曰識衆
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
是日燕軍渡王馬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
深二尺王坐交牀以待且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
燁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王喜曰此必
勝之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
星馳會之○巳未李景隆帥諸軍次於白溝河靖難兵

白溝河之戰四

迎戰不利。時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惟都督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

平安豎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迎戰鋒初交，安奮矛帥衆而前，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軍遂却。燕有內官徇兒者，亦勇敢相當，率千戶

平安亦一善戰之將

華聚等自河北岸力戰。王自率軍數萬夾攻，亦破之。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日已暝，人猶戰未已。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而北。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

白溝河之
城五

天皇此言
安軍心耳

哨馬失百餘匹而已。○燕王既收兵還營，其夜秣馬待。且渡河索戰，於是張玉將中軍，未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及其子先與燕軍房寬交戰，平安帥大軍爲兩翼，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爲破之。卽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其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乃稍却，馬每阻於堤。

景隆之敗
子溼等謀
之也景隆
一禮括文
皇方幸其
來而適中
其願天也

幾爲瞿能所及，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斷，未斷，忠自斷而擲之。裂衣裹瘡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前越嶺，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北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

天將有所成則必有
所誤子遂
之誤天將
以成文皇
大業也天
之所與
如平安
能董亦夫
其誅勇夫
死景隆之
流乎

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
燕兵追至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
景隆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河暴骨如莽過者莫不悲
焉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爲殿獨全軍而還峭難
兵進攻德州

五月督餉山東叅政鐵鉉參贊軍務高巍還守濟南先
是李景隆南奔巍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
潰時方端午巍及鉉酌酒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
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濟南募兵并收集潰
亾士卒以守○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峭難兵遂入德

據德州景隆守土銀臣其還何也

王省觸柱以死實與夏齊與世同心

景隆之子三十六山上著也使人人如景隆君誰與守

州時景隆聞北兵將至遂拔德州之衆宵遁往就鐵鉞燕王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南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水人○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走遂圍城鐵鉞等固守不下時燕王聞李景隆南走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是月庚辰詰旦至濟南時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圍城環攻甚急鐵鉞督衆悉力捍禦燕兵不能

下陞鉉山東左布政使

先是燕將率兵趨濟南。景隆出兵合戰城下。鐵鉉等悉力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

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

鐵公謫初
虛室問出

兵略數請
難亦入信
故

使鉄板下
稍授文皇
危矣即得
能斷亦無
可解大信
傷馬首橋
不可動二
者皆天助
蓋明也

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呼千歲
卽下鐵板板橋 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
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 文皇北入
門門中人卽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
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
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叅政守陴者罵文皇靖
難軍大怒攻益急○靖難兵解濟南圍還北平盛庸鐵
鉉遂復德州諸郡縣先是北兵圍濟南凡三閱月百計
攻之而城中隨機應變敵莫能入

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

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其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謂王曰。師老矣。於是輒圍退。還北平。鉉遂及盛庸等兵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擢鉉爲兵部尚書。贊聖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

高觀賊曰
至濟南而
秋國思飛
絕之志堅
幸過却已
之供相更
從衣章以
雲聯若徐
濟軍之赴
越盛繞兵
之桓桓會
定海公之
糾設大衆
宋公之周
旋旅陣張
都統之能
勇給餉王
太守之從
措

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揀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蹻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廢歌。激發忠義。

七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品官階勳。做周禮。卿大夫士。

樞密守成

莫大于法

祖憲文教

至舊章矣

更始蓋矣

之制復命翰林詞臣參訂損益洪武禮制而頒行之

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爲臯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

至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

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爲臯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

門謹身殿爲正心殿帝從之更定殿閣學士及東宮官

僚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讀學士爲文淵博士卽

以方孝孺爲之

吳頤曰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建文以齊

太爲左丞相黃子澄爲右丞相不但設丞相且更改

官名如改六部侍郎曰侍中六部郎中員外主事曰

上士下士中士給事中曰左右拾遺都察院爲御史

府廷試策問改皇帝制曰爲勅問諸生皆

皇月去事矣

卷之二 建文帝

有名矣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徐凱程暹等燕王以盛庸之北向也下令徃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况遼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眾所聚定州脩築已完城守粗備滄州土城隤圯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脩之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徃征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息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攻之必

事以密成
語以洩敗
泥行師平

大皇亦驚
知地利

敵至不知
何以將爲

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爲力。且仇事貴密，故未令衆知者，慮洩也。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等謀知燕兵往征遼東，果不爲備。遣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修城。燕兵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盧、今博、堞兒、竈兒、坡一程無水，彼不爲備，趨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過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覺。丞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暇援甲。燕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城東北肉袒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指揮俞

琪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燕將譚淵盡坑
殺之械送凱等還北平

東昌之勝

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燕兵進次臨清○靖難兵攻東
昌盛庸鐵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張玉時庸等
聞燕兵且至椎牛宴犒將士誓師勵衆間閱精銳背城
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與耳

彼既乏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乎燕師自恃
屢勝見庸旗纜往卽鼓譟而前盡爲火器所傷俄平安
是役也使
非天命不
亦殆哉

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于
陣騎兵往往有棄甲而降者庸軍厚集團燕王數重

陸唐以靖
難兵起尤
參將以演
南之功封
侯代京陸
總兵失河
教燕兩大
將四年累
敗歸附後
例皆暴卒

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是西南抽兵漸薄。
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北奔。
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先是帝詔諸將戒約軍士。
無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
獨出。雖短兵接戰。莫敢加刃。王騎射猶精。追者每爲
所殺。至是兵敗北奔。王猶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
不敢近。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下指揮常
某等數人而去。燕王喜。以高煦爲肖己。甚獎之。○詔
舉攸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學士。

高汝棻曰。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漢。賈後
賈大夫不難繫單于頭而抱人積薪之處。惟蕭侯王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終
為諄諄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
無而尊天子。舍削六國。無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
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所能者。損萬乘之重
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其將軍在。豈憂諸侯王哉。
管之滋病。脰大如頸。指大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
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而祭侯則變也。言分言削者。
試方者也。試方者。八莫其策者。國實得國。盟事幾矣。
若走文朝之用。李九江益細柳之真。將屯戍。動六國
之兵。而猶以魏門朝。上之兵。應也。故曰。安危在
于山令。存亡在所任。明而燕。于計者。宜深籌也。
諸罪臣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舊職。